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四五

查泂翁文集不分卷 查容撰

一

抱犢山房集五卷附刻同難二先生詩文一卷 嵇永仁撰

四一

邵子湘全集三十二卷（青門簾櫳十六卷附邵氏家錄二卷青門旅櫳六卷

青門簾櫳八卷）邵長蘅撰

一四一

曹江集十卷 曹恆吉撰

五二五

查浙江先生文集目錄

與朱錫鬯書

與李雲田書

與舅氏朱人達書

荅沈馨聞書

與送弟次谷書

序

歸震川先生選集序 不全

四書齋言序

李雲田文集序

朱近修為可堂文集序

周青士詞序

送李雲田序

送高念祖序

贈別繆自天序

岳眉山先生五十壽序

中憲大夫趙公壽序

外舅泰議趙叔文公壽序

外姑許恭人五十壽序

高母沈宜人六十壽序

朱母賀孺人五十壽序

徐母陳太孺人七十壽序

屈翁山母夫人壽序 不全

查泚翁文集

記

遊鳳樓山記

海寧縣海患記

海寧縣旱災記

傳

明通議大夫順天府尹高祖覽庵公傳略

外祖母朱太夫人查氏傳

誌銘

誥贈朝議大夫雲南布政司泰議前明光祿丞趙公

墓誌銘

誥贈朝議大夫明光祿丞趙公元配金恭人墓誌銘

誥贈朝議大夫明光祿丞趙公繼配張恭人墓誌銘

卓泉劉君墓誌銘

沈庵士墓碣

贊

俞右吉先生像贊

華義逸像贊

祭文哀辭

祭岳平人文

吳危齋哀辭

雜著

春雪賦

竹枝詞引

訟蚊辭

清代詩文集彙編

以下四卷
無名氏

馬將軍座上飲酒說
金保龍察王公妻序
吳偉中提奏序
重建大孤山塔疏
江西撫署中序
新刻會稽道志序
六公夢到思道公作

查洪翁文集



海寧查客輻荒甫著

男克樞樊桐敬識
婿談淮希物輯錄

書

與朱錫電書



五代和凝有文集數十卷自錄校行世歐陽公識之賢者
不尚名如此今之自炫其集者多矣蓋習俗使然雖歐陽
公而在不能挽也僕獨怪今人作文必皆依附名公貴卿
乞其一半言辭以為榮寵遂使名公貴卿益驕矜自得而
事上接下之禮竟兩失之此世道人心之可痛惜者也僕
年十三始識字十五始通經書大義學詩學文者凡十餘
年一誤于竟陵再誤于北地近稍知正道而馳騁之然未
常詭辭以諛顯者亦不能屈意以求顯者家既貧身既賤
性復簡抗故僕文獨不見知于時番有魯修者學詩于李
存懼其詩失傳藏之壁而瘞之山曰詩塚僕今自梓其文
者非暇比蓋偷意云武曾與三廣漢並為僕作序過為推
重何敢當念昔悔少作而趨先已足下實與僕始倡之足
下欲為僕序須敘其切時安學中更述述今知所嚮往雖
無所得而志不衰如此

與李雲田書

語云人固未易知人亦未易正僕與足下之謂也僕始見足下出其詩集讀之以為盡風騷之變此才子之詩非學者之詩也後聞足下車轍馬跡所至始而揮霍卒以踈踈于詞人墨客嗚呼足下之文竊歎足下留心斯道久矣僕始顧不及此嗟乎雲田人固未易知人亦未易哉僕少而失學長而饑寒奔走亂其心年踰三十茫乎其未有得近驅馳滇黔百蠻魑魅之地所與飲食遊處其無盡可知也足下今遊吾鄉吾黨諸君子皆能以立言負又皆與足下同調獨廣漢不幸已作古人之數子者足下可持吾言與之游毋謂以得足下之言而足下尤可以自信矣專集序送行序并詩各一首如命奉到今而後知足下之深者莫如于僕也

答鍾廣漢書

僕初到貴郡聞足下才名赫然歆交之而無因比見足下南州書院足下方崖岸自異遂竟席不復交一語後錫鬯自永嘉歸數稱足下及武曾于僕武曾僕兄事者也錫鬯之言曰武曾吾所愛廣漢吾所畏由此知足下之才之不可及也而足下不以僕之固滯而辱交之因得進觀議論之恢奇文章之宏肆喟焉歎相知之晚矣去秋得所示書推之過當而責之甚深僕為之慙然悚然久而不敢答也凡僕所為如足下所云者固貴狗俗之累然足下遂能免傲物之譏乎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士君子立身處世必求無過不及如孔子之時中然後行之萬世而無弊苟執一偏之見雖極操持砥礪至于無可復加不過如夷之隘惠之不恭而已是故子夏子張同出闕里之門而論交之說各異門人並載之所以激著其一偏必俟折衷于聖人而其說乃定東漢之季潁川陳寔汝南陳蕃俱負海內重望而許劭謂太邱之道廣難周仲舉之性峻少通當時歎其裁量蓋中正之行聖也賢猶難之若此而況末世之人乎足下之愛僕誠厚矣然僕竊有以規足下更甚于足下之愛僕也今使鵬鴉負其六翮擊驥驥不可與飛而忘已之不能為走足下以為何如哉且世風不古人情屢變僕恐淵明之與物無忤堯夫之不設吟域野至權然猶不免見病于流俗設有康如鮑焦直如康翻狂如攝衡猶如范丹跡如稽康激如馮衍峻如李膺其得保全名享壽考

者鮮矣故居今之世為夷之清不幾為惡之紀而不流於其去時中不遠者也僕聞之才者德之累也名者忌之府也乘高而凌下者眾射之的也吾黨之有足下猶王之有色珠之有光乃不能韜精斂銳好為抗言高論而犯薄俗之所諱所謂矯枉每過于正豈前賢物去不舒物來順受之旨乎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為錯僕愚無似足下詩以所不及良然願以足下之才或取僕之所短者而力行之又安知不為足下攻瑕之利器哉

與舅氏樂人達書

吾輩五年前並以詩晬脫天下而吾舅之詩尤壯麗而富此五年以來容與武曾與三諸子相約為古文辭客才不及人文章一道既未之有得詩遂由此荒廢此猶學步于邯鄲不測其能又失其故行者也吾舅五年中所為詩不下千餘首上迴風騷中換漢魏初盛唐旁求晉宋齊梁陳隋以及中晚宋元明諸家無不華實兼收何其盛哉獨集中所擬古樂府容竊謂不然蓋詩以言其志也歌以咏其聲也舞以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故曰惟樂不可以為偽今之樂猶古之樂若不明其音容即泰漫然扶其意抽其辭不足備一代之雅音非所謂偽耶不必為不必為夫上古之樂季子論之詳矣自漢以降史冊所載可得而言也漢高帝與魯人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太樂官但能紀其經緯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于時又有安世歌巴渝舞古樂于是亡而漢樂所由作也武帝始立樂府以李延年为協律都尉全司焉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而鼓吹橫吹郊祀曲相祀歌泛此起漢之樂府盛矣明帝時樂有四品曰太子樂用之郊廟上陵者也曰雅頌樂用之辟雍大射者也曰黃門鼓吹用之燕享者也曰短箫鉦歌用之軍中者也其後曹氏父子並以雄傑之才審音造曲而樂府益盛然沈約以為武帝平荊州獲漢雅樂即杜夔使更定樂章晉樂志載武帝召李堅使作新歌五篇是為鞞舞可以見當時樂府雖出于父人所為然必使樂工比之金石莞絃千戚而

漢可歌而可舞也。興午氏初承魏業，荀勗采舊辭為晉樂焉。南渡後，其音散亡。宋武定中，收其聲伎，南朝文物始盛。後魏孝文宣武相繼南侵，得江左所傳舊曲及江南吳歌、荆楚、西聲、北朝，稍知樂矣。隋既平陳，盡得南樂，隸之太常。唐貞觀樂亦用之。至武后不重古樂，明皇始置梨園樂部，于是競為新聲，而優俳進矣。宋元樂志但載郊廟諸曲，其他不列于樂官。若其所為詞曲，雖樂府之遺尤安靡淫艷，去古益遠。蓋自漢至唐，樂府亦多變矣。而其作者或情思之所感，或宴遊之所發，或叙離別悲傷之懷，或言征戍行役之苦，其間因意命題，學古叙事，神而明之，不相襲也。即如銑歌十八曲，自繆騫韋昭何承天以及蕭梁高齊宇文周皆擬為之。然各述一代之功德，未嘗復效朱鸞等語。宋謝翱亦擬銑歌十八曲矣。其鋪揚藝祖太宗之應天順人，以次削平四方，尤典嚴可誦。使數子者，徒效朱鸞等語，辭非不高，古然何異越人而為秦報，吮其終日而口舌終不自明也哉！明之二季之詩，可謂橫絕一代，獨其所擬古樂府，容竊謂獻吉若今之伶人飾朱粉，衣文繡，像古帝王名臣烈士，叫呼跳踉于場者也。于辭則今之望工肖神佛士女狀貌而不離土木丹碧者也。此無他不講於古人之音容節奏而徒效其辭爾。故不為樂府則已，為之必如杜甫之前，凌出塞，長王孫，哀江頭，兵車行，留花門，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之類，乃見性情學問，必不能已。如謝翱之擬銑歌，亦為有本。若漫然挾其意，抽其辭，不足備一代雅音，不若弗為者，失少而得多。吾舅之詩若

古詩近體絕句皆足與古人爭長，以傳于天下。後世樂府者，詩中之一體，以杜甫之集大成而不倣古題，自出新調，則古樂府之不必擬，不待再計而決。若于辭所擬，謂議以成變化，此自欺而非欺人語也。試觀其樂府何變化之有哉！與三孝詩皆好擬樂府，容因陋獨謂此無益，敢陳管見，願吾舅並以此意致之。

清代詩文集彙編

答沈聲閣書

別後接為好書知兄遵尊祖母太夫人之衷心忤然念兄至性過人不知何以處此已又接辰始書知兄割股不效額天請代不效家毀幾至不起兄素羸弱又不喜飲酒食肉兄何以堪此喪制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今兄期之喪而若以無乃賢者之過乎然世風衰薄父母之恩甚有若存若亡者矣何有於大父母兄之以舉廢幾振頹俗回狂瀾其心世道人心之幸歟小力未楚得披手教知尊體近已平復欣慰交并至於懷英之變尤出意外始而驚愕繼而悲傷涕洟兄交遊平天下而所稱莫逆者不過數人懷英廣漠莫逆為最去年廣漠死今年懷英死兄平生以朋友為性命今又何以處此且廣漠之文章懷英之行誼皆足以起衰扶弊為吾道之干城者也而相繼淪喪困兩君之不幸而吾道之不幸也聖甫持正有言何草不芝盡野而莎何蟲不龍盡水而蝦夫使蟲而盡龍草而盡芝龍且盡水芝且遍野又何貴乎其為龍與芝矣惟蝦獨多于水莎獨多于野此龍與芝之所以難得而可貴也然偶有一龍一芝不得游于靈漬植于齋房見其變化祥瑞而遙拉雜摧殘之寺於枯魚朝菌是豈草與蟲之類也哉兄謂兩君之死異已者竊議吾數人之氣類有以召之弟亦揆其必有是說蝦而約以秋莎而芸然生者自生或者自死生與死不相是非有異物于此排風乘雲則萬類為之震動委沙填壑則群族肆其睚眦以其理固然不足怪也獨懷英之精神于相宜若非天者而溘然朝露天道難

知人生若寄撫今追昔悲懷悽愴不能已已廣漠遺稿刻未竣弟迫饑驅兄與青士又多故辰始力任其事不患無成兄謂錫也另有選本且可遲也弟意吾輩攬其全錫也擇其精不妨兩存之可耳所需藥物弟即覓致會而未期須兄強飯自愛

與從弟次谷書

僕守幽獨之學見棄於俗久矣吾弟獨知好僕文非所謂
兄弟而朋友耶吾弟又能以攻舉業之餘力為古文辭而
各見其長僅得專志為之古人不難到每見世俗論文輒
以奇為主究其意則在使人不易讀不可解倡為是說者
由其讀書而不明理胷中無確見遂以支離臃腫之辭欺
誘諛譽而輯藝轉相附和昏迷不可曉喻亦可悲也夫廿
一史之文莫奇于太史公八家之文莫奇于韓昌黎然二
公最奇之處未常使人不易讀不可解故僕以為文之奇
者天地間事物之理人所不能言而吾言之反覆暢快意
盡理窮雖有辯者莫加于此矣然則文章以明理為主理
既明則辭不窒辭不窒則氣沛然有餘而復充之以學問
歟之以繩尺未有不傳者也若其傳之有大小有久暫則
視其人之才與所遇蓋有數存其間不能強也吾弟之文
多合於理然尚有冗處弱處蓋臨文時未免有求工一念
耳夫字、求工則傷句句求工則傷氣所以古人為文
不沾七字之間見理既明奮筆疾書旁通直達如高松
大柏參天而上間有枯枝曲節不累千尋之勢始僕于文
亦刻意求工近深知此病故僕近作敘法能簡句法能老
而世亦不喜僕文昌黎所謂小稱意則人水怪之大稱意
則人大怪之顧文章千古事僕豈能舍已以徇人耶吾弟
真知僕者就僕所見以告至于以中精微在吾弟深造而
自得之

查泮翁文集

歸震川先生選集序

余嘗謂文章至宋而始醇歐陽公則醇乎醇者也蓋公之
疏狀劄子似陸敬輿書論敘記似韓退之記傳碑誌似司
馬子長然子長承戰國紛爭之後暴秦燔熄之餘六經未
顯聖人之道不明故其書時雜縱橫之言黃老之言敬輿
隨事建言婉摯愷切通達國體感悟君心至於體氣尚沿
唐人餘習遠之遠追三代近括兩漢銘鑄成家變化莫測
而刻意好奇陳言務去氣象固極瑰偉之觀敘事或乏自
然之趣公之為文取法于三子而能曲盡其妙長若其風
神雅暢辭旨莊和則蘇明允所謂歐陽子之文也數百年
以來繼公而起者其惟震川歸先生乎先生當文執大綱
之日不可謂無其時矣而久困計偕名不上達迨晚年獲
第用達其才有志未就豈非遇之窮哉昔六朝之風淫靡
而唐承之其文卑靡而不振五代之俗昏亂而宋承之其
文怪僻而不倫九和景祐中天子需用儒雅昌黎廬陵乘
時崛起力復古學當時浮偽險薄之子相與訾謗詠呼而
漸席既久終歸雅正蓋作人之化本乎朝廷亦由二公名
位通顯為所易為故能極微言之已登大義於無窮所謂
有其時而後有其遇者也明世宗入繼大統慨然欲興治
道維時偏材曲藝咸得議禮樂考制度捐諫于朝廷而先
生者始則處于荒江寂寞之濱因以咕嗶帖括之業既而
責以簿書鞅掌之勞終于馬曹僚佐之任况其時士夫專
務該博舉世多盜虛聲文字之間割裂經史剽竊形似羣
相附和自謂丘明還國復生唐宋諸子皆所不屑樹立聲

援廣幾亂真先生之遇既窮而辨廣之難又寧如卑靡怪
解曉然于人心者可一言而喻乎

四書寤言序

吾友胡子天岫出其尊人松石先生所為四書寤言凡若干卷請余為之序蓋自微言絕大義乖孔氏之書幾不傳於後世漢唐諸儒撥拾秦火之餘或注或疏若藝文所載不勝悉數然皆附會已見不能窮理盡性以明一貫之旨故其書存而其道亡也至宋儒始繼絕學開來者深而性命之微淺而訓詁之細莫不發揮餘蘊燦然可觀而聖賢之道遂大顯於天下元儒有言曰邵至大周至精程至正朱子則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宋之理學盛矣朱子殆又集大成者乎先生是書以注疏為體以訓詁為用而立言大要一本乎朱子故其書博而能純簡而能盡彬彬乎可以羽翼先儒焉而先生之意若以為自科舉之學興士子競為咕嗶帖括之業以營求進取至于聖人之所以傳賢人之所以述諸儒之所以開揚所以同異者皆忽而不講是讀其書而背其道也然則先生以寤言名其篇者豈非舉世皆窳而先生獨寤不得已而有言耶昔呂成公紹漁洛之統而發之理學始重其後黃文肅以朱子之道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于是言理學者稱發為最盛先生發人也其得于鄉之士大夫師友淵濬者深且熟矣不然其言之何以有本若此哉

李雲田文集序

嗚呼文章至今日而極衰矣衰之極盛之始也蓋自司馬氏之亡世既遠而文亦變愈變而愈衰至唐而韓氏一振之至宋而歐陽氏一振之當是時學者彬彬然一歸於正可謂盛哉數百年以來士之務高遠者謂文章無益于身心性命遂忽而不講即有論述大抵變而語錄言人々殊並周程諸儒之意而失之矣至於咕嗶帖括之子惟倖是圖惟盡是待更不知何者為漢為唐為宋甚矣斯文之不振也且有一二赫々然自命作家者排唐軋宋直追秦漢天下之人以為遂無唐宋矣不知含唐宋而唐宋不失其傳為秦漢而秦漢將失其真此文章頹暗絕續之際斷非震川荆川連岩諸子復先起而振之則涵々者天下皆是後之人非有出類拔萃之才孰從而知之而辨之乎予東髮為文俯仰數千年而知六藝者文章之根本古聖賢精微在是志力短淺未易窺測至于包括千古牢籠萬態自成一家言美如史記李雲田必先學韓歐陽學韓歐陽則震川諸子渡之揖登之梯也日與同志數人此劇彼切期於有成顧今者紫色纓散餘分閭位所在多有嗚乎何衰也楚有李子雲田者人稱其能詩李子亦自謂能詩予遇再至漢陽李子則舉出文百餘首曰此吾三十年苦心為之者也予為吾論定之予觀其議論醇深序事變化益由震川以溯虛陵昌黎而登龍門之堂與者嗟乎聖伏賢徂群言淆亂而李子隱約著書力為斯道之一綫不亂于飢寒不奪於勢位苟使得氣行志成一代之書高文典冊抑尤有可

觀者矣後生小子不知此中甘苦徒見其兀々窮年而營營之曰此固詩而狂者也今老且病矣嗟呼彼亦為知文章之盛衰斯人與閑乎絕續也哉李子集甚多將鐫板以傳張爾公先輩刪其十之五予又刪其十之一分為二卷

清代詩文集彙編

朱近修為可堂文集序

欠菴朱先生有為可堂文集詩集史論凡數十卷既梓之傳誦于世矣今又梓其文百餘首曰未編稿先生于余為大父行不以余之不敏俾余論述之余惟古人有三不朽立言者居其一然言之無文君子不取焉甚矣言之難而文之不易也吾識于唐虞三代時僻在南服教未通中國春秋末吳越以兵爭長奇謀秘計之士乘時並出名始震于諸侯至漢而嚴忌夫子之徒以辭賦應對得幸天子稱貴顯矣然皆邀利取勢非有意乎立言者也自漢以來漸之士大夫聲名日盛其負著作以垂永遠不勝數也而千餘年之間求其言之文者惟陸敬輿一人嗟乎豈不難哉余南渡後呂東萊接中原文獻之傳倡道于婺衍王金許遂為紫陽之世嫡慈湖楊氏又為象山之宗子而浙之理學始盛矣當是時陳葉輩以著述顯于朔方謝等以唱和伏于野黃柳吳三子淵源有自為有元儒赫冠冕而浙之文章始盛矣蓋天地之氣自北而南由宋至今五百有餘歲而氣之所鍾吾浙獨當其盛明物象景源出極理學之精微盡文章之博奧一時和者如王子充學者如方希直皆能擴其氣力以相鼓舞遂成一代文治之隆其後王伯安以獨絕之資著書講學上者翕然宗之而浙之理學文章又一變也其在于今先正之典刑盡矣學者苟且偷薄務為剽攻襲影附習隨吟然自以為得而斯文如帶之諸執從而振之先生之當氣運轉移之會伏處草莽潛心述作世之論者以為善學韓蘇者也抑豈知先生有志

于宗方之學而溯其淵源者乎故其為文博而能精約而能盡名曰濟不規一家而自成家大而帝王致治之源聖賢相傳之通古今興衰得失之故細而山川風俗草木蟲魚頭頭大夫之鴻材偉節即微而閨房婦女之嘉言美行莫不燦然格列若先生者可謂言之文矣夫古之人大都達時得位經綸黼黻先被千載先生獨以名場宿老寂寞著書為吾浙中衰復古之倡蓋立言之難而其時尤不易得此余讀先生之文追述數千年作者所由盛衰而不能無感于今也

周青士詞序

既步兵見酒家婦是常與客就飲醉便卧其側都女有色
赤娘而死徑往哭之極哀當時禮法之士疾阮若雉而阮
族誕自如此其中益有所得非漫然任其天真也吾友周
子青士學道人也常過一姬人頗能詩選往甚密卒不及
秘一月中周子得詞百餘首並為此姬而作傳誦既廣含
識亦至顧周子之詞皆深寄遠托非若晚風殘月僅寫幽
怨之情使讀者索款而已常觀十五國風出于閨房者為
多而又寄其情于草木鳥獸虫魚靈均作離騷以美人比
君子而又託其意于瑤華玉佩鳳虬龍故曰國風好色
而不淫詩人之
一以之為鳥獸一以之為虫魚一以之為瑤華玉佩一以
之為鳳虬龍周子之音深達矣世之讀其詞者猶以周
子肥缺都而譏周子不亦周子穉中之癖也哉

送李雲田序

夫人有才而不為世用可謂不幸哉即其人之自用其才
亦有幸有不幸焉千尋之木輪菌鬱結可以志採取充棟
梁而生乎深山窮壑匠石操斧斤而不得至歲深日久摧
壞僅仆于泥沙無以自致崇臺廣廈之基是豈木之不材
耶江河之水千里一曲百里一曲以放乎大海忽而崩潰
衝激橫行逆流汎溢四野為濫為汜為汜為淵為淵為淪
為徑為溝為澮以則水之所自致耳故騁騁騁天下之
良足也干將莫邪天下之利器也使其不過造父雷生而
輕舉妄試則失足摧鋒有不可勝言者矣余于李子雲田
而重有感焉李子初好名年十四五即馳騁四方一時聲
氣中必得李子為快既又好色所至之地必出索中金購
名倡廬人以為羅笈好事者多為詩紀其事以故李子宥
俠尤甚後好為古文有文數百篇悉中歐會繩尺世之有
氣力者知愛重其才而終莫能用之也僅以明經貢子廷
得學職而李子亦棄去不顧日以著作為事然其自少而
壯疲精竭神于交游狹邪詩酒聲色之間今年五十而衰
且病瀕于死者數矣於是李子發憤去髮將從屠游嗟乎
以衰病之體為乾綱之形以無所用于世宜為中庸之
所然然幸而不朽者固在也且二十年以來士大夫之逃
于空虛亦多矣今聞李子足音必登然而喜則凡所以相
告者豈必皆浮屠言哉避之九四口好遊君子言孔子推
其義以為物不可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逃然必君子無所
係戀逃而不疑而後得言李子既不幸以逃由是而憂患

不能累增織不能及以造乎肥遯往而無不利焉此又余之所望于李者也

送高念祖序

虞部高寓公先生以進士起家始令建寧調賓城再調涇
乃莅有能穀涇人歎之曰琴溪泉潔而清品山阜青入雲
誰其比高使君先生官二十餘年涇人祠之不少數所謂
四賢祠者先生蓋其一也然則先生之遺愛在涇而涇之
思先生其未有已乎先生有子念祖好學能文克世其家
常游齊魯燕趙之間見稱達官巨卿其為達實之產無論
焉古之仁人君子德化所感身歿之後有愛其樹者有護
其碑者有表其墓者有圖其像者有因其游觀燕息而名
其亭臺泉石者蓋循良寬厚之風不忘于人心若此使當
時遇其子若孫抑又何如哉惜乎史傳之不載也念祖今
游於涇考先人遺跡涇人見者必如達實無疑東漢吳祐
幼從父官潁南多所建白及違父喪居無糖石而不受賂
違其後舉孝廉歷郡有名蓋無吏之後力能脩竹砥礪以
成先志示有不顧榮光大振厥家報者也高子勉乎哉

。送陳少與北游序

海鹽陳氏世以文學名少與兄緯度尤以宏嚴博雅之才振厥家毅前年緯度至京師諸貴人爭客之緯度不樂也歸而家貧欣然以為得至是少與復往平時里巷誦相微遜者目語心笑少與掉頭不顧乃涉江淮浮河濟歷齊魯之國弔無終之墟凡其風物之變遷車馬之奔會羈人思婦之悲歎酒徒劍客之慨慷王公大人之交際皆足以擴其見聞壯哉斯游也余觀世之被服飲食老死一鄉固無足言者即所稱讀書懷獨行足不出戶庭不知天地之廣大默與草木同朽腐亦豈少也哉蘓子由有言凡人家居所游不過鄰里鄉黨之子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所讀百氏之言皆古人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故太史公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徧游海內歸而論次舊聞鮑金匱石室所藏勒成一書傳之後世少與有志乎古者也志乎古而濟之以過人之才充之以無窮之學恣以天下之奇聞壯觀而養其氣明其理其所就又何可量哉隋有善畫者諸工乞其畫本則指宮闈衣冠人馬車乘以告之曰此予畫本也夫一藝且然況不朽盛事乎少與當知所本矣

查泚翁文集

。贈別繆自天序

余常論東漢之興天子臨雍養老側席求賢微車束帛巖穴相望士君子幸而生其時不可謂不遇矣而梁鴻之徙牧豕貧春隱約以終其身惟恐姓名之或見于世者何也及觀其出閑遇京師作五噫之歌而知高人達士輕世肆志治亂不聞其懷至于流連俯仰之際往往有不能釋然于中者夫肅宗寬厚恭儉稱守文令主而鴻覽宮室之崔嵬歎民生之劬勞使鴻而遠漢季見夫流離播遷靡所定處其與感更何如哉或以謂古之逸民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鴻既肥遁以自高矣乃其陟北芒瞻帝京怛然以長歌豈猶有物之累存耶不知古人所以立身處世者不必盡歸一軌要在守其道成其志而已昔井丹未嘗修刺候人以五王之貴盛卒莫能致一旦致于信陽侯其後要苞以講學聚朝士聽者若稽淵蕭遙光諸人或迎至其家或為之立館當時論者皆不掩其為高而況於鴻乎苟卿曰志意修則騷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夫富貴可騷王公可輕固未嘗絕也士生斯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豈必窮死一鄉如鮑要鮑焦悁悁然矯情疾俗而後為賢哉吾友繆子天自志廣而行悠取情而守約大江南北莫不慕義而願交歲之五月自吳遊燕于其別為述古逸民之去就以告之若其渡黃河升高臺縱覽山川宮闈之勝而慨焉以賦又何必不如古人耶此余所尤望于天自者也

岳眉山先生五十壽序

君子之進出與處二者而已古之人得志行道則以其忠君愛國之心發為氣節著為功名載施燭然垂于作帛偉矣不得志修身見于世間微言明大義亦足以信今而傳後則時使之然也有明神廟時承累世熙洽之復中外晏安民物康阜士大夫爭歸太平以保富貴惟天子亦深居端拱厭臣下言事嘉興兵却侍郎岳公石帆弱對登朝獨以氣節自負萬曆二十一年三王並封詔下公時為工曹首疏諫止至面詰輔臣聲色俱厲而國本遂定當是時公直報震天下其後論石星削籍再論魏忠賢又削籍公遂後游林下講學著書晚年尤好易作易象若于卷四方從學如歸公之粹于理學又如以公子眉山先生特立獨行志節矯然值時之窮伏處草莽精求身心性命之學仰而思俯而得擎上為惟日不足而尤深于易正襟危坐講論忘倦嗟乎憂樂異時出處異道者時也觀公與先生之所已介然自立審于進退存亡之義而不失其正者其道一而已矣歲之九月為先生五十懸弧之辰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先生固學易者也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其殆庶幾乎夫至于命則以人而合天矣其德無疆者其壽亦無疆焉況其先公直節豐功有以培養之深哉余不敏獲交于先生之子準人鮮先生子堂知其家學淵源而準人之才又足以繼前業而光大之者也因備詳其世德為先生壽若夫世俗祝嘏之辭端熙甫所謂橫目二足之徒皆能為之不足為先生道也

中憲大夫趙公壽序

丙午秋七月為中憲大夫前鎮江守趙公五十之誕辰公時鮮組纓卜居漢陽凡姻族交遊之來楚者莫不願進一觴為公壽公愈太夫人春暄高遠在漢署未得迎養奉甘旨孺慕之懷形於色于是卻賀者不敢自居踰年而太夫人自漢至漢溫清定省之際喜可知也余于公為從姪辱公知之深雖不文可無一言壽公乎常觀箕子之陳洪範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而五福之中壽為先孔子亦曰仁者壽然則壽者古聖人之所不遺者也蓋富貴爵祿受之於天而壽則吾身所可自致所以古人當燕饗酬酢之時而絃歌者艾之頌興焉此其德與仁可以人而必之於天也公昔知鎮江王師南下百姓未安其業公結驪大師禁兵不得為暴民得以獲所屬邑有不逞者蠲蠲惡民將為不軌大帥歆移師屠之公夜馳檄散其黨羽以計禽殺首亂者數人也郡邑謀響應者遂息東南賴以獲安所全活不止一方于時金壇世家之僕乘亂過主一唱百和公聞變單騎至邑戮尤不法者三人餘悉令自歸自是悍將驕兵奸猾之吏索勢之家見公皆股栗後與御史牴牾御史誣劾公下公於理士民號呼訟寃者以萬數公對簿卒無罪也詔遂釋公已而知涪州涪與賊接壤賊來攻公保其人奮入城清野以待之賊無所掠而去設計追破之公前後解請罷安民者如以語云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幾矣若公之設施所謂以仁心為質而體上帝好生之德者也天之錫福於公而享無疆之壽其亦可以必於天